



政客的無恥與謊言

◎李台山

往沙烏地阿拉伯，免於被報復斬首。他的聲明引起人民的責難和辱罵，國際上對他的評論也是一面倒的負面，但如果冷靜下來分析，造成這個慘不忍睹大災難的始作俑者，不就是美國嗎？

二十年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隊，以掃除恐怖份子為名（其實恐怖攻擊雙子星大廈的是蓋達組織，並非塔利班）堂而皇之的大軍開進阿富汗趕走塔利班政權，扶植一個聽話的傀儡政府，並且投入多達2兆美元，幫他訓練軍隊，試圖改造社會文化及教育等，其用意是要長期佔領阿富汗，利用這個中亞最重要的戰略位置，以抑制中國，俄進入印度洋，所以攻擊紐約的首腦賓拉登，在十年前被擊殺後，美軍仍然不肯離開阿富汗領土，意圖甚明，也顯示它在國際一貫霸道的強勢作風。

塔利班被趕下台後，並沒有消失，一直盤踞在各個山頭與美軍周旋對抗，造成美軍二千多人死亡和三萬多兵員受傷。形成了美國一個長期的負擔和困擾，於是下決心撤軍，為了保住顏面，前任川普總統逕自與塔利班在杜哈展開撤軍協商，這個談判卻把甘尼總統丟在一旁形同棄子，簡言之就是把甘尼的政權出賣了，這也是甘尼最後無心抵抗的真正原因。所以塔利班開始展開進攻時，政府軍潰散，內閣大臣紛

紛棄職逃跑，結果兵敗如山倒，整個國家一夕變天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真正奇怪的是拜登總統的聲明，竟高調譴責甘尼總統和軍隊的失敗，是他們自己的腐敗所造成的，政客現實無情的甩鍋嘴臉令人搖頭。

就在喀布爾被攻陷的第二天，8月15日紐約時報用很醒目的標題報導：「美國拋棄阿富汗，台灣應警醒」，這是出自美國人媒體的見解，台灣危險嗎？美國會像過去在越南和現在的阿富汗一樣，背棄朋友嗎？美國自己說會，但台灣人卻堅信不會。我觀察到這是執政黨這些年來，長期對民眾洗腦的結果，網路、平面、電子主流媒體都強調，台海有事美國大兵就會來救援，各電視台的名嘴更是信誓旦旦；有美國老爹在，安啦！民進黨前立委沈富雄在趙少康的電視節目上說：「老共如果進犯台灣，美國就會立即轟炸北京，如此一來就演變成世界大戰，所以老共絕對不敢動台灣一根汗毛」，聽得讓人一頭霧水，為何美國要為台灣去炸北京呢？他沒交代下文，試想七十多年前美國剛打完二戰，軍力如日中天，中共沒有空軍、海軍，甚至連坦克車都沒有，在那種惡劣條件下都敢介入韓戰，當年美國也不敢把任何一顆炸彈丟進中國領土，何況現在的態勢，絕非昔日可比。前兩天他又在同一

節目上反駁同台的與談人時強調：「美國決不會背棄台灣，因為他在1949年已經背棄過蔣介石了，以後就不會再發生了」但趙少康提醒他：「1978年中美斷交不就是第二次嗎？」

台灣的反智教育和愚民媒體化，造成民眾對國際觀的視盲和理盲，不久前有人興高采烈發表「慶祝《臺灣關係法》成立50周年」，我只好苦笑反問，50年前不就是美國拋棄台灣，與中華民國斷交，才產生《臺灣關係法》嗎？到底是慶祝斷交50周年，還是慶祝《臺灣關係法》50周年？這樣的因果倒置，邏輯不通的言論和強辯，令人啼笑皆非，又復可悲。

無獨有偶這樣不合理性邏輯，只問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事件，也發生在訪問亞洲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身上，她到越南訪問送軍艦又送疫苗百般示好，但此時此刻美國正狼狽不堪的撤離阿富汗首都，此情此景不就是1975年越共攻陷南越首都的翻版嗎？所以她絕口不提阿富汗，只強調要防堵中國霸權和不遵守國際海洋公約，這不就是美國正在幹的事嗎？越南國家主席阮春福則在她到訪前向中方承諾不會和美國結盟對抗中國，這個副總統發言時自心不覺羞恥嗎？自圓其說的還有日本，為了懼怕中國大陸強勢崛起，不只緊抱美國大腿，甘為馬前卒挑釁大陸，竟有官員提醒美國，要小心中國可能會發動類似珍珠港的海空襲擊，要美軍加緊防備，作賊喊捉賊，政客之無恥，臉皮厚到這種程度令人浩嘆，難怪這個世界，只要有政客存在就永遠看不到和平的曙光了。

(稿費捐金門家扶中心)

無法滿足的希望

◎史浩宇

都上學五天了還要再到假日學校，數學課又跟上禮拜一樣無聊，真不想上課！我們趁老師寫黑板時偷玩新遊戲：橡皮筋打蒼蠅。我連彈了七八次一隻都沒打中，但有同學三兩下就打斷好幾隻，一定是我打的時候老師一直轉過來，害我沒辦法專心瞄準。正當我準備攻擊一隻在搓腳的蒼蠅時門外冒出一個身影，他一進教室Garry就叫道：「這個哥哥之前來過！」我對他的臉也依稀有印象。「哥哥，你之前有來過嗎？」我直接問他。他微笑點點頭。「你當長期志工？」我追問。他用疑惑的表情回道：「長期志工？學校有開這個缺嗎？」「那你想怎麼會再來？」我又問。「我想來看你啊！」他答道，但我絞盡腦汁也想不起來他是誰。同學們似乎對他的神秘身分也很感興趣，中午一直圍著他問，可是別班的志工一直跑來找他，害我們什麼也沒問到。

到了晚會，巫厲老師第一個就抓我唱歌，說要練習表演、大方，可是在大家面前我就不敢唱啊！還好老師唸了幾句就叫別人表演，才讓我逃過一劫。輪到志工表演時，那個神祕的哥哥第一個上去，只見他微笑著上台，空手一抓就有兩百塊！「我需要一位助手。嗯……你上來吧。」他指著我這邊，「我？」我有些狐疑，「Ben，快上去」哥哥一點頭巫厲老師就命令道，所以我只好硬著頭皮上台。「請你壓住這兩張一百元，確保過程中不會有人動手腳」接著他取出白紙並對折幾次，甩一下就變成一百元了！「借錢是要還錢的」我還在驚訝之餘他就伸手過來，緩緩抽出我壓著的錢，感覺錢越來越薄越來越薄——抽出來只剩一百元！

「到底怎麼變的？」晚會一結束大家就急忙衝去問他。「兩百塊是我事先放在其他志工口袋的，剛剛只是取出來而已」哥哥回答，「那你是怎麼隔空拿到的？還有白紙呢？兩百變一百呢？」他不疾不徐的回答：「前面兩個要靠魔力，最後一個是他變的，要問他啊！」哥哥指著我說。「不是我變的啦！」我連忙澄清，真沒想到哥哥會陷害我！「我上學期來的時候你不是說就算學校沒宿你也要自己留下來看魔術？那天我準備了很多招結果你下午就走了。」其他人離開後哥哥說。「怎麼那麼好！可是我……那天生病啊！」其實我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了，但印象中上學期確實有個哥哥變魔術。「你還記得硬幣穿桌子還有撲克牌自動翻面嗎？我上學期有教你們喔！」他邊刷牙邊問。

「欸？你就是那個魔術哥哥！我記得！而且我之前有表演給別人看！」

台北人嗎？」我和幾個同學衝上前問他，「我想你們啊！」他笑著點頭，感覺緊張的氣氛緩解許多。午餐後哥哥一直在幫老師忙，我要陪我睡午覺，結果我醒了他還在東奔西跑。雖然哥哥看起來有些疲倦，但他從頭到尾都掛著笑容。

隔天一早我負責清理校園垃圾，檢完跑道的垃圾抬頭發現魔術哥哥站在前面。他陪我聊天，也幫忙檢垃圾。「你會打棒球？」在我檢到棒球後他問。「我是棒球隊的喔！原本是打擊，有一次投手受傷我就去投，我會投直球、變化球，就是那種會突然下墜的，還有內角球」我邊講邊做給他看。「好厲害，二刀流耶！」他丟兩個鋁箔包進回收袋中。「對了，你不是要瓶蓋嗎？」我點頭時他把球接過去，轉一轉球後就從球中搖出一個瓶蓋。「哇喔！怎麼弄的？」我檢查著瓶蓋，他一面綁袋子一面答：「這個瓶蓋其實是揀到的，但要先把他吸進去才能從球裡變出來，這個魔術一天只能變一次。」說完後他把手拍乾淨。「蛤——我都還沒說完他就從嘴裡拿出十塊錢，「剛剛是？」我問，他只笑一笑，接著說：「我上學期回去之後有寫一篇文章到報紙上，主角是你喔！」「報紙？」我以為我聽錯。「對啊，但我沒有用你的本名，我用Ben」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的英文名字？你會看破術？」魔術哥哥笑著點頭。走上樓時我問：「你還會什麼魔術？」他隨即從嘴裡吐出撲克牌「這個算嗎？」我立刻衝進教室和同學說剛才發生的事，但不管大家怎麼拜託他都不肯再變，同學都以為是我亂掰的，不知道哥哥是不是剛才消耗太多魔力了。吃早餐時他出現在我旁邊，「喜歡躲在角落吃？」他問，我以為是小Balan他們把秘密基地的位置洩漏出去，結果他們還怪我走漏機密。「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我問他，「你忘了我會讀心……你好像叫那個看破術？」他馬上又接連命中我想的事情，那雙眼睛好像什麼都看得透。我也很想會魔法，所以趁合唱團練唱的空檔、中午和英文課的下課去問他魔術，他除了改進我變的硬幣穿桌子外還教我把筆翻起來，雖然哥哥說他只是中階魔術師，但感覺好厲害，如果我能練成頂級魔術師就好了，只要每天一直變錢，都不用工作。下星期我們合唱團去台北表演，在後台複習歌詞時魔術哥哥居然出現了！「哥哥，你怎麼會來？你是

確定它是真的，但大家怎麼拗都拗不回來，「這到底怎麼弄的？」我們問哥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嘟嘟老師力氣太大了吧！想再看的話可以明天拿十塊錢去請老師變哪！」哥哥笑著說。

晚會結束後，魔術哥哥拿了三個奇怪的白色石頭：「選一個吧」他說。「這是什麼？你變出來的喔？」「這是珊瑚的化石，我之前去挖的，因為中午只有你乖乖睡覺，所以其他人都沒有喔！」哥哥回答。「可以三個都拿嗎？我都好想要喔！」因為三個石頭看起來都很特別，實在很難決定。但他說不能太貪心，所以只給我一個，真小器！這個石頭雖然很酷，可是哥哥說它摔到會碎，所以我把它放在鉛筆盒裡每天帶著，朋友們看到都好羨慕！

「你怎麼一個人來？」下週哥哥出現時我們問他，「學校的服務課結束了，我是特別來看你們的啊！」他笑著輕聲說。「我要喝！」他來的正好，我今天也沒帶水壺，所以我趁老師沒注意時拿起哥哥的水壺，「可以呀，不要對嘴喝就好」這個哥哥真好，除了借水壺還幫我注意老師、又不會告狀，只是我喝的時候他都看著我微笑，搞不懂到底有什麼好笑的。晚上哥哥刷牙時旁邊沒人，是個好機會：「哥哥你今天會睡哪？」我小聲問他。「你要我睡你旁邊嗎？可以呀……」他既然都答應了我就立刻帶他先去看我的位子，只希望他能在我睡著之前進來……。(上)

婆媳的牽絆

◎默子



飛魚乾收藏季

◎李展平

血紅霞垂落銀部落
在呼嘯與迴旋之中
糾結的臂肌與霍霍磨刀聲
達悟人紛紛火光裡跳躍烙印
撈捕穿透海洋燙金飛魚
臉龐隱約流淌於漫漫薄暮
似飛魚臨終的靈魂預言

如我們找到一條最像童年河流
於文明征服中逐漸失守
東南方的野銀半穴居 黑屋頂木造房
寧謐村落與珠光鳳蝶消隱無聲
地下屋收藏祖先狩獵器具
猶有淌血的勳章直達神秘海域
交織紅白底拼板舟舷上拍浪

如祖靈之眼領族人越漩渦 跌容
一艘木板組合翠綠之樹終將
漂流浩蕩水域銘記達悟圖騰
飛魚乾揉合陽光之味宛如童年
盤上鹹鰹魚總是變成日常
陪伴清貧番薯簽與生命接駁

